

行者玄奘

囊括万千佛法、佛理、修心智慧、人生真谛的小说

乱世佛子

昌如  著

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行者玄奘

乱世佛子

昌如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行者玄奘 / 昌如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6.6

ISBN 978-7-5502-7761-8

I. ①行… II. ①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8502号

行者玄奘

作 者: 昌 如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李 征
封面绘画: 翁子扬
装帧设计: 颜森设计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398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1
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761-8
定价: 36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

CONTENTS

-
- 第01章 凤凰谷的孩子……………001
- 第02章 这些经书与我有缘……………012
- 第03章 少年行者……………024
- 第04章 意欲远绍如来，近光遗法……………035
- 第05章 三千大千世界……………047
- 第06章 难道菩萨在打妄语？……………060
- 第07章 为什么会有这场灾难？……………072
- 第08章 染血的东都……………085
- 第09章 蜀道行……………098
- 第10章 锦江缘……………111
- 第11章 佛与红尘……………123
- 第12章 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……………136
- 第13章 付汝般若舟……………148
- 第14章 负笈游学……………160

第15章	皇帝的家谱·····	172
第16章	我有一百个问题·····	184
第17章	此经在摩揭陀国，那烂陀寺·····	195
第18章	佛不东来，我便西去·····	207
第19章	释道之辩·····	219
第20章	佛家信命不认命·····	231
第21章	玄奘不能接诏·····	242
第22章	这回你该死心了吧~·····	255
第23章	别了，长安·····	267
第24章	罪也是一种责任·····	280
第25章	泅渡过黄河·····	292
第26章	我准备悄悄潜出去·····	303
第27章	私渡就要像个私渡的样子·····	317



第01章

凤凰谷的孩子

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，狂风裹挟着沙粒在空中飞舞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混沌起来，如同天地初开时的景象。空气中弥漫着尖啸的声音，那是鬼魂们在不甘地号叫。

或许，在这样的地方，也只有鬼魂才可能存在吧。

风渐渐弱了下来，地上的流沙如金色的水银般流动着，不经意间冲刷出一具惨白的头骨，为这个亘古荒芜的地方增添了一分死寂。

可就在此时，这毫无生机的大漠里竟然出现了生命的迹象：

一匹瘦弱的老马，正在沙丘中努力地想要站起来，它浑身瘦骨嶙峋，原本红色的鬃毛已被沙尘染黄，看上去长短不齐疙疙瘩瘩。细细的淡黄色沙粒不断地从它的鬃毛里抖落下来，落在那已被沙土埋了半截的另一个生命体的身上。

那是个年轻的僧人，衣衫褴褛，满面尘土，背上背着一只破烂的带着黑色纱幔的斗笠，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烁着灵动的光芒。

刚才太可怕了！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！

搓了搓已冻得麻木的手和耳朵，僧人双手撑地欲坐起来，忽觉手感有异，回头一望，自己的左手竟恰好按在了那具头骨上。

头骨瞪着空洞的眼睛，盯着他，一副心有不甘的样子。

这一路上，他已经见过无数的白骨——人的马的骆驼的，它们争先恐后地向他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悲壮的故事。然而眼前这个离他最近，又是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沙漠风暴之后出现在他的身边，他在死里逃生的余悸中望着这个不幸者，感慨万分。

不知道这是一个商人还是僧人，自己是该叫他“檀越”^[1]还是“大师”呢？

嗯，他是这片沙海中的先行者，还是叫“前辈”吧。

他合掌施礼：“弟子玄奘，拜见前辈。”



行者玄奘

言罢叩下头去。

“弟子孤身西行，欲前往婆罗门国求法，不期于此地得遇前辈，也是前世有缘。前辈无论是何因缘置身于此沙河之中，都是大勇，弟子心中既感且佩。祈望前辈已往生极乐，弟子……弟子……”

他本欲祈请这位不知名的前辈保佑自己西行顺利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把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

诵上一段《往生咒》，玄奘站起身，茫然四顾——

周围除了沙子还是沙子，波涛般高低起伏的沙丘，一模一样的景致，让他感到有些眩晕。身上的僧服被狂风撕裂多处，早已看不出原来的色彩，只有与这茫茫大漠融为一体的黄沙色。

风完全停了，天边露出一抹乳白色的天光，照着这苍茫大地上的一人一马，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这两个生灵。

这便是令西域和河西商人闻名丧胆的“莫贺延碛”，它还有一个名字，叫作流沙河。

这个白天热风如火，晚上寒风如刀，干得没有一滴水的地方居然以“河”来命名，这不是太奇怪了吗？

玄奘摇头苦笑了一下，为上天的这个玩笑。

其实他进入这条沙河只有短短两天时间，却感觉已经漫长得让真正的河流在他的记忆里变得模糊起来，仿佛那真的已经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了……

那是一条他叫不上名字的河，是他此生记忆的起点，河水清澈透亮，宛如九天之上飘下来的银河之水，在轻缓地流淌，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泛起点点辉光。

一条漂亮的船，正划开水波，缓缓行驶过来，船舷上倚靠着一个小男孩儿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，一双清澈纯净的眸子专注地望着船下那柔亮得像绿缎子一样的河水。

陪在他身边的，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，眉目清秀，一脸紧张地扶着他，生怕他会掉到河里去。

“姐姐快看！多漂亮的花啊！”小男孩稚声稚气地叫了起来。

他们的船正驶过一片长满莲花的地方，那随风摇曳的白色莲花映衬着孩子粉雕玉琢般的小脸儿，显得分外好看。

“是啊，真是漂亮。”女孩也被这美丽的花儿吸引了，“咱们摘几朵，回去插在船舱里，好不好？”

说着，细长的手指伸向一朵沾满露珠的花朵。

谁知尚未碰到，一双小手已经抱住了她的胳膊：“姐姐别摘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女孩儿缩回了手，不解地看着他，“祎儿不是喜欢吗？”^[2]

“开得好好的，摘了多可惜啊。”小男孩一脸不忍地说道，“就在这里看，不好吗？”女孩儿觉得有些可笑：“可是，船一过了这儿，祎儿就看不到了啊。”

“那就留给别人看吧。”祎儿认真地说道。

那是他们随父亲去江陵赴任的路上发生的情形。如此琐碎的事情，居然还历历在目，恍如昨日，那些美丽清静的莲花仿佛就静静地开放在他的心灵深处……

想起父亲陈慧，玄奘便不由得为之叹息，那是个满腹经纶的儒士，平日里褒衣博带，颇有几分魏晋名士的做派。潜心三坟五典，沉醉于学问之中，州郡曾举荐他为孝廉，朝廷也曾任命他做江留县令。但官场黑暗，他不愿置身其中，因此往往做不了多久，便挂冠还去，毅然决然地回到故乡，过着耕读课子的隐居生活。

这一次不知因何缘故朝廷又授他为江陵县令，祎儿记得，自打接到这纸任命后，父亲便一直郁郁寡欢，连带着母亲也是一脸的忧愁。

一家人刚刚上路的时候，看着骑在马上忧心忡忡的父亲，他曾天真地问母亲：“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

“去江陵。”母亲郁郁地回答。

“江——陵——”他重复着这个名字，“那里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母亲说。

“你骗人。”祎儿突然说道，“一定不好！不然父亲为什么不高兴？”

母亲仿佛被惊醒，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：“是啊，一定不好。”

她轻掀车帘，看着车窗外那水墨画一样的山色，美丽的大眼睛满溢着浓浓的忧郁。

“祎儿，你父亲是难舍故土，他不愿离开凤凰谷，不愿离开这平静的生活啊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祎儿也觉得舍不得离开家乡了。在他小小的心灵中，再没有比家乡更好的地方了——那是个位于中原地区的美丽山谷，梧桐树荫、淡淡雾霭中的小小村庄，村外林中被各色花草簇拥着的弯弯曲曲的小径，是他童年的王国。他小小的身体灵活地穿梭在绿树丛林间，带着无忧无虑的快乐，就连阳光也仿佛被他感染了，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他的身上、脸上，留下串串明亮的光点，一切都是那样生机勃勃……

祎儿从小就相信，家乡的阳光是有香气的，这香气就隐藏在那片山林之中，花的香，草的香，泥土的清香全是它赐予的，还有无数美丽的生灵：呼扇着翅膀的蝴蝶、会唱歌的小鸟，都到这香香的地方来安家。

还有他自家院落里的那口水井，清凉甘甜的井水伴着他长大。村里人都说，那井里的水有神力，所以陈家小公子才会这么聪明。他们给那口井起了个名字，叫作“慧泉”。



喝了慧泉的水真会变聪明吗？他不知道，但村里的孩子们都信以为真，羡慕得不得了。于是他便用小桶装了水挨家挨户地送去，让他们也都尝尝这慧泉的水……

对了，还有凤凰，家乡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凤凰谷，听老人们说，曾经真的有凤凰飞来过，而且，就在自己出生的那一天。^[3]

“当时，天空中涌起了层层霞光，凤凰台上瑞光普照，百鸟聚集，久久不散。打东南方向飞来一只凤凰，在村前的那个土台上盘旋鸣叫三声，随后翩翩起舞……”村里的老人们都会讲古，描绘起当时的情景绘声绘色，恍如亲见。

“后来呢？”祎儿被这个故事所吸引，他想，那个传说中的神鸟一定美极了！

“后来？后来小公子就出生了，大家都说，陈家小公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哪！”

“那只凤凰呢？”他还在穷根究底。

“凤凰嘛，在那个土台子上待了三天，然后就拍拍翅膀飞走了，所以咱们都管那个台子叫凤凰台。”

“再后来呢？”祎儿还在继续问，“就没有再飞回来吗？”

老人们都乐了：“小公子真会开玩笑，凤凰可是神鸟，来了一次，已是咱陈河村莫大的福气。要是经常飞来，那还叫凤凰吗？听老辈人说，凤凰要五百年才鸣叫一次呢，小公子出生时赶上了，那叫有祥瑞为伴……”

隔着车帘，祎儿仰起小脸望着车窗外纯净的天空，痴痴地想：我出生的时候真的有凤凰飞来？现在我离开了故乡，若是再有凤凰飞来，可就看不见了啊。

小小年纪的祎儿第一次感到了遗憾和不舍，在他身下，车轮吱吱扭扭地行过，留下一路的叹息和无奈……

车窗外，一道浅灰色的院墙在绿树的掩映下忽隐忽现，那便是灵岩寺了。^[4]

“母亲，我们还去灵岩寺上香吗？”祎儿问。

“不去了。”母亲答道，“昨天不是已经跟师父们告别了吗？”

“师父们还送我书呢。”望着远处那座渐行渐远的寺院，祎儿心中很是不舍。

他还记得第一次去灵岩寺的情景，那时，父亲刚刚接到去江陵的任命，虽然心中不喜却也不敢违抗圣命。母亲说，那就去灵岩寺里拜拜菩萨，顺便求个签吧，看看此行是吉是凶。父亲点头同意了。

于是，那天一大早，他们一家就来到了灵岩寺的山门前。

当时天还没亮，一盏弯弯的月亮还挂在半空中。父亲下了马，母亲和哥哥、姐姐也都相继下车，祎儿困意正浓，眼睛半睁半闭的，偎在母亲怀里。

寺中住持寂空大师立于山门前，他穿着一袭浅色僧袍，大袖飘飘，就像个老神仙，

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又充满慈悲：

“阿弥陀佛，陈施主请。”

一家人鱼贯着步入大殿，母亲把还没有醒过来的祎儿放在一个蒲团上，然后同家人一起分列礼佛，殿上钟磬清脆地响了起来。

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三哥，还有姐姐，每个人都满怀虔诚，一个菩萨一个菩萨地拜着……

随着钟磬声声，祎儿的困劲儿渐渐散去，他没有哭闹，只将两条腿盘起来，两只小手合十在胸前，在这蒲团上静静地坐着，活像一尊小小的罗汉。

“这样坐还真是稳当。”他想，“难怪二哥总喜欢这样……”

就在几个月前，出家为僧的二哥陈素刚刚回家探视过父母，送给祎儿一尊木制的小菩萨像，一边给他挂在脖子上——一边逗他：“这就是我的四弟吗？记得刚离家的时候，你还不会走路呢，怎么现在都能满地跑了呢？”

祎儿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他可是直到那时才知道，自己还有个和尚哥哥的。

可惜二哥在家只待了一天就走了，对于他出家前的模样，祎儿自然没有半点印象，便是那次回乡省亲时的记忆也有些模糊不清，只记住了他打坐时的模样，就像那尊菩萨像一样。

如今，父亲要去江陵当官了，我们都要一起去，二哥再回家，不就找不到我们了吗？

祎儿正痴痴地想着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，既浑厚又空灵的声音，从悠远的地方传来，宛如波浪一般，一直进入到他的心灵深处。

初闻天籁，祎儿只觉得全身都被甘露遍洒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舒适。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，慢慢后退，凝神听着这海潮般的声音。

不知不觉，殿门被他推开了，门外斑驳的树影落到地上，一缕金色阳光洒在他小小的身体上，暖暖和和的，带着几分香气——阳光的香气！他一步跨出殿来，跑到院中央。

那声音又大了些，仿佛就在耳边，夹杂着清脆的钟磬之声。

祎儿循声朝后跑去。

穿过钟鼓楼，再穿过第二重大殿，一口气跑到第三重大殿前，他终于站住了——

殿中，僧人们正在诵经，他们的神情专注而又平和。

看着青烟缭绕，听着梵音清爽，祎儿不觉痴了……

大殿上，父亲陈慧从寂空大师手中接过签筒，虔诚地摇着，全家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只签筒上，没人注意到祎儿已经跑出大殿了。

终于，一支竹签从筒内跳出，掉在地上。



行者玄奘

旁边的母亲伸手将签拾起，签上赫然写着一个字：凶！

陈慧忧心忡忡，与寂空长老并肩走在廊下。

长老道：“施主天性刚直，嫉恶如仇，确实是不适合为官的。”

陈慧轻轻叹息：“慧何尝不这么认为，只是……”

寂空道：“我观施主，命中多舛，宜避尘缘哪。”

陈慧默然不语。

做完早课的僧人们，一出殿门就注意到了站在殿外的小小孩童。

“小菩萨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祇儿明亮稚气的眼睛闪动着，好奇地看着这些同二哥一样打扮的僧人，一言不发。

一名僧人手捧经卷，走到他的面前蹲下：“小菩萨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你的爹娘呢？”

祇儿仍不说话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僧人手中的经卷。

“你也喜欢听经？”僧人问。

祇儿用力点点头。

僧人将手中的经卷展开：“认得这上面的字吗？”

祇儿看着经卷，再次点头。

见僧人们都是一脸不信的样子，祇儿小声念道：“佛说阿弥陀经。”

他家的正屋堂上就挂着一幅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卷轴，他早就认得这些字了。

僧人大喜：“真是佛子！这部经书就送给你了。”

当然，指望一个三四岁的幼童读懂《阿弥陀经》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好在父亲那段日子常到灵岩寺去，祇儿便趁机将心中的疑问向寺僧们请教。

僧人们也不知该如何跟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解释佛经，只觉得这小施主十分有趣，便指点他去找寂空长老求教。

“小菩萨在看佛经？”看到一个小小孩童捧着经卷走进大殿，寂空长老惊讶地合掌，“阿弥陀佛！”

“祇儿看不懂，长老可以给祇儿讲解吗？”

“你这可难死老衲了。”长老笑着说，“佛法浩如烟海，该从何处讲起呢？”

“佛是什么？”祇儿主动提出了问题。

寂空长老惊奇地看着这个小孩子，实在不知道怎样给他解答这个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的问题。

“佛是佛陀。”思忖片刻，寂空长老还是决定正面回答他，“佛陀就是觉者。佛是高尚的人，是具有大智慧的人，是引领众生脱离苦海登上彼岸的人。”

“彼岸……”祎儿竟被这个词触动了，小小的心灵似乎有了了悟——我们现在是在苦海里吗？那么彼岸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寂空长老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小孩子沉思的模样：“小菩萨还想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什么是菩萨？”祎儿歪着头问，“姐姐说菩萨就是供在大殿里的那些神像。祎儿不信，为什么长老和师父们也管祎儿叫菩萨？祎儿又不是神像。”

寂空微笑道：“因为，你本来就是菩萨啊。”

佛前的长明灯一闪一闪的，映着祎儿专注的小脸。

寂空长老端坐在一个蒲团上，与祎儿相向而坐，缓缓说道：“菩萨呢是梵音，具足的说法应当是‘菩提萨埵’。‘菩提’是觉，‘萨埵’是有情，因此，菩萨就是觉悟了的有情人。”

祎儿觉得奇怪：“菩萨怎么会是有情人呢？”

寂空长老感叹道：“世间最有情的就是佛菩萨了。他们行大乘道，普度众生。宁愿自己受苦，也要让众生得到快乐和幸福。你说，这是不是有情人呢？”

祎儿没有回答，只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长老。

“菩萨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，就是使有情觉悟。这里的‘有情’就是指众生了。”

“众生也有情吗？”祎儿问道。

“有啊。”长老道，“众生都是有情的。这种情就是喜怒哀乐，欢喜这件事，不欢喜那件事；欢喜这个人，不欢喜那个人。所以众生虽有情，这情却是狭隘的，有分别的；而佛菩萨的情则是博大的，利他的，他们公平地看待世间一切众生，以众生的苦为自己的苦，想尽一切办法，让众生去掉执著，去掉贪嗔，去掉愚痴，因为这些都是痛苦的根源。然后，菩萨告诉大家，你们最终都会觉悟，都会成为像佛菩萨那样的人的。”

听到这里，祎儿似乎有点懂了：“菩萨就像个先生，对吗？”

“对，对！”寂空为祎儿出色的领悟力感到高兴，“菩萨就像个先生，一个诲人不倦的先生。所以古人才有这么一句话：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啊。”^[5]

“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。”祎儿玩味着这句话。

“我知道了，菩萨多情，所以才会舍身饲虎、割肉喂鹰。”他想起了二哥曾经给他讲过的这两个让他震撼的故事。

“是啊，只有菩萨才有这样的无我大悲，才能做这等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啊。”

“如果常人也有这样的大悲心，也就是菩萨了。是吗？”祎儿问道。



行者玄奘

寂空长老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这孩子的悟性太好了！

“你说得对！”他的语气有些激动，“念念为自己，还是念念为众生，这便是凡夫与佛菩萨的区别！”

说到这里，长老将手中的经卷重新放到陈祎手上，郑重地说道：“这世上不管什么人，只要他能发起上求佛果，下化众生的心，只此一念，他就是菩萨了，就是初发心菩萨。陈祎，你若也能生此一念，那么寺里的师父们叫你菩萨，便是无碍的。”

祎儿捧住经卷，用力点了点头。

出发前一天，一家人去向寂空长老辞行，长老送给祎儿一卷更容易看懂的经书——《百喻经》。

《百喻经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由一百篇寓言小故事来阐发佛教的深刻理义，因而又名《百句譬喻经》。

坐在马车上甚是无聊，祎儿索性拿出《百喻经》来读，读着读着，突然咯咯地笑出声来。

“怎么了祎儿？”一直郁郁寡欢的母亲被他的笑声感染了，慈爱地问道，“什么故事这么有趣？”

“这个。”祎儿把书卷举起来，“母亲也看看，好玩极了！”

“母亲不喜欢在车上看书，祎儿说来听听。”

“好。”祎儿把刚才看的那一段朗声背了出来，“一富家见别人家楼阁好，二楼更甚，是以造楼，却谓工匠‘不作一楼，只作二层’，夫有不造一而得二者乎？”

听到这里，母亲也忍不住笑了出来：“这个人果然可笑，祎儿不会这么笨吧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盖楼阁要先从最底层开始，祎儿早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么娘跟你说，其实不光是盖楼阁，读书做学问也是这样的。有的人好高骛远，看不上简单的，一开始就要学很难很难的，结果就像这空中楼阁一样，到底是一场空。”

祎儿恍然大悟！原来，这些看上去很有趣的故事，还有这样的道理在里面哪。

一路跋涉，终于到了古城江陵。

这里是荆州的首府，不仅是历史名城，也是当时的中南重镇，西上巴蜀，东下淮扬，北去京洛，南往湘黔，均须由此经过，可谓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枢。

这样一座城市，本该是个商旅云集、市井繁华的富庶之地，可为什么呈现在他们眼前的，却是一副冷冷清清、凄凄惨惨的模样呢？

理由无他，那一年，隋炀帝杨广下江南途经江陵！

那个皇帝在位十四年，住京的时间却不到一年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巡游中度过的。他爱热闹，讲排场，曾三次大张旗鼓南下江都。出行时携带后妃宫女、文武百官、僧道巫师以及庞大的宫廷卫队数万人，乘坐豪华游船近千艘，沿大运河而下，逶迤数十里，如同蝗虫一般，走一处蚕食一片。沿河五百里的百姓被迫献食贡物，吃穿用度被洗劫一空。地方官吏为讨好皇帝，大肆横征暴敛，强令百姓预交数年赋税！

祎儿初到江陵，印象最深的便是街上那些凶神恶煞的官差，他们到处抓人、打人。说圣上要沿运河到这里来巡幸，巡幸途中需要有人服侍，需要很多的劳力很多的美女很多金银……

由于前几年挖运河、征辽东，这一带的壮劳力已经被征得差不多了，官差们就抓那些老人，还有十几岁的少年；

这里的女孩子个个不敢出门，即使待在家里也是提心吊胆，不梳妆不打扮，还要往脸上擦锅灰，才有可能避免被抓走的厄运；

这里的家家户户都是破败萧条，没钱给官差，官差们就不管值钱不值钱，什么都抢……

陈慧到任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制止了官差的抓人、抢人行为，他上表朝廷，说江陵县这几年人口锐减，已经不堪重负，希望朝廷体谅，能够让江陵县喘口气，休养生息一阵。

年幼的祎儿还不太明白什么，他的心就像家乡那眼“慧泉”中流出的清泉一样透明澄澈，世间的痛苦还影响不到他，《百喻经》里的故事也只是些好玩的故事而已，他并不经常去想那里面蕴含着什么复杂的道理。可是，当他看到父亲一天天衰老下去，母亲忧心紧张，也病倒了，小小的心灵还是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，到底恐惧什么，他也说不上来。

多年以后他才知道，父亲也是一位菩萨，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

那一天他永远也忘不了，他看到疼爱他的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就像睡着了一般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恐惧的是什么了——从父亲痛苦的眼神中，从哥哥、姐姐那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，他隐约知道，母亲走了，永远地走了，她再也不会柔声地喊着“祎儿”，为他擦去脸上的泪水；再不会握着他的的小手，一笔一画地教他写字；再不会带着醉人的微笑，听他稚声稚气地念着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……”

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中说，西方有个极乐世界，那里没有悲哀只有欢乐，只要信愿具足就可以往生那里。

记得母亲病重时，父亲曾哽咽着对他说：“祎儿，你不是会读佛经吗？读给你娘听



行者玄奘

听吧。”

于是，他坐在母亲床边，两只小手合在胸前，开始背诵自己读过的经——

“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舍卫国，祇树给孤独园。与大比丘僧，千二百五十人俱，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识……”^[6]

他声音清晰，一字一句地背诵着，父亲和哥哥、姐姐们都呆住了，他们暂时忘记了悲伤，凝神听他诵经——

“尔时，佛告长老舍利弗：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，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

“舍利弗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……”

祇儿沉浸在经中描绘的世界里，他的声音奶声奶气却具足庄严，美丽的小脸上闪动着辉光，如同一尊小小的佛。

母亲慈爱地望着他，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，大概也被爱子口中那个“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”的极乐世界给吸引住了吧。^[7]

她一直相信祇儿有神佛护佑，这孩子刚会跑的时候，曾不慎跌落村中的一口井里，幸而大难不死。村民们把这件事传得神乎其神，绘声绘色地描述说，当时井中突然长出一朵大莲花，祇儿就好端端地站在莲花上冲大伙儿笑呢……

“祇儿，娘刚才做了一个梦。”她喃喃地说着，目光有些迷离，“梦见你长大了，穿着白衣，骑着一匹漂亮的白马，一直向西，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……”

祇儿眨着眼睛，有些茫然。

母亲望着他，脸上带着虚弱的笑容：“佛陀……会保佑我的祇儿一生……平安……”

带着欣慰和不舍，她离开了她的亲人们，离开了这个被苦难塞满的娑婆世界。^[8]

虽然已经从佛经中隐约地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母亲的死还是带给祇儿极大的震动与哀痛，毕竟，他还只是个五岁的孩子，还无法坦然面对亲人的死亡。

父亲再一次称病辞官，带着母亲的灵柩，带着悲伤的一家人，踏上了返乡的征程……

陈祇从来不知道，他美丽的家乡还有这样一个地方——衰草、枯树、叫声嘶哑的乌鸦、风中飘动的白幡，以及那衰草丛中一个个鼓起的小土包，处处透着凄凉和悲伤。

陈慧带着儿女们站在一座新的土包前，那上面没长草，只有纯粹的黄土——母亲就在那里。

陈祇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小土包，他无法想象母亲一个人孤独地躺在里面的情形。

原来，这里有那么多的小土包，里面包裹的都是曾经生机勃勃的生命啊！他们是别



人家的母亲、父亲，或者别的亲人……

一个守墓的老人颤颤巍巍地在这些土包间穿梭，在各个墓上依次培着新土。

走到他们身边时，父亲给了他一点钱，低低地说一声：“有劳了。”

老人佝偻着腰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不知为何，祎儿盯着这个老人的背影看了很久——

“有一天，我的身体也会像这个老爷爷一样变老吗？有一天，我的生命也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就像母亲一样吗？”

这念头竟像魔障一般侵入他小小的心灵。

母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她会到哪里去了呢？

[1]檀越，指施主。“檀”是“布施”，“檀越”是指通过布施的手段越过痛苦的苦海。

[2]关于玄奘的俗名，有两种说法，一说是陈祎(yī衣)，一说是陈祎(huī灰)。两个字只相差一个点，读音和意思却完全不同。“祎”为美好之义，且多用于人名；“祎”则是一种祭服。本书采用第一种说法。有人认为应该是第二种，原因是玄奘的二哥长捷法师俗名陈素，“素”指的是白色的生绢，兄弟的名字都是一种服饰。但第一种也可以解释得通，“素”为朴素，“祎”为华美，兄弟的名字互为反义词。况且长捷法师的俗名是否真叫陈素还不一定。

[3]关于玄奘的故里，目前存在一定的争论，本书采取的是河南洛州缑氏，即今天的河南偃师。

[4]灵岩寺，即今天的河南偃师的玄奘寺，原为灵岩寺，后改为唐僧寺，再后来由赵朴初居士改为玄奘寺。

[5]此段参考南怀瑾居士的《圆觉经略说》。另，广州白云山能仁寺十一副对联之一：“不俗是仙骨，多情乃佛心。”

[6]节选自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。

[7]“极乐世界”，指阿弥陀佛之净土。关于该净土的情况，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中有详细的介绍。

[8]“娑婆世界”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大千世界，即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世界。“娑婆”是梵语音译，也译作“索诃”，意译为“堪忍”。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说，此界众生安于十恶，堪于忍受诸苦恼而不肯出离；另一层是说，释迦牟尼等佛菩萨能忍受劳苦，在污浊的“娑婆世界”中教化众生，表现出大智、大悲和大勇的精神。



第02章

这些经书与我有缘

“仲尼居，曾子侍。子曰：‘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，汝知之乎？’曾子避席曰：‘参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’”

陈慧手执一部《孝经》，却没有看，而是背在身后，朗朗而诵。在他的面前，七八个蒙童席地而坐。

自从挂冠还乡后，陈家便失去了经济来源。陈慧是个读书人，没有别的手艺，只能开设学馆教蒙童们读书。

陈祎也进了父亲的学馆，如果说在这之前，他还只是跟着母亲和姐姐随缘读一点书的话，那么现在，他开始在父亲的教导下，系统地习读圣贤之道了。

或许是因为书香世家的遗传，陈祎自幼便对各类经典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痴迷，常常手不释卷，加上他的记性和悟性都极佳，因此到七八岁上，已将四书全部读完成诵。

“这是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》，讲的是曾子避席，凡师有问，必避而起答，此为古之圣贤之所为。”

陈慧讲到这里，目光在学生中扫了一遍：“都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听明白了。”学生们摇头晃脑地答道。

陈祎却整衣站了起来，垂手侧立一旁道：“孩儿明白了。”

陈慧心中一阵欣然，脸上却不露声色，缓缓问道：“你起身避席，是有什么事吗？”

陈祎恭敬地答道：“古之圣贤闻师训而避席，孩儿今蒙慈训，焉能安坐？”

陈慧的脸上露出惊喜之色，不过这种高兴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很快，一股浓浓的忧郁又浮上心头。

“父亲，您怎么了？”这天傍晚，陈祎注意到了父亲的忧虑，有些担心地问道。